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擢禮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不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上既

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朶顏諸戎。時竊邊郡。○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度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二月設提學憲臣○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爲蘇州知府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利即又稱太守康濟才也○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也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事諸賢皆爲木主

夏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獄○秋八月內閣學士呂原憂去○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召陝西按察使項忠爲大理卿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戶部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一日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劉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珤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效舞奬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上名禮部尚書石珤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溺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勑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召賢曰。石珤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珤即上疏乞致仕。上見珤疏。意却不忍。曰。珤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勑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賢等言石珤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珤之求退。而美睿之當陞。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珤致仕。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部侍郎。○空中有聲如雷。○夏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六月勑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勑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內外。而賴爲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蕃楊璡。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輒加箠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蕃楊璡拏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恐遵憲綱內行事。凡軍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拏問。不許畏避扡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諭。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錦衣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王弘之故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汝從拏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陞兵部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九月廣西溥梧懷賀山則流刼廣東雷廉高肇新會地方。勑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色。玉將至閣下。李賢彭時驚愴捧誦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盛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盛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俱忤內旨有後患皆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爲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布政司參政

先是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溥試薔薇露詩

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毋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漸。大監王倫者。方伴讀東宮。亦嘗受業於溥。至是來謁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倫來與溥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參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廟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動即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無罪數十。謫戍煙瘴。卒死。謫所。彬名復職。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脩撰。楊瑄張鵬監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穎及撫僉都御史吳琛擊敗之。○翰林院編脩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請待來春講行婚禮。不報。○五月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戶部尚書年富

率。改馬昂爲戶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請罷內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復郭登定襄伯爵。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尋名提督團營。○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命脩英宗睿皇帝實錄。○九月令會審勿會內閣。○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惟皇后供承宗祀。表正六宮。毋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偏徇己私。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於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朕觀舉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何以克終。如此而欲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毋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嗚呼。朕負國之重。處禮之變。冊立中宮。爲風化之源。不幸所遇如此。豈得已哉。敷告羣臣。悉予至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嘗效微勞。與吳喜都饒。久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吳雄。也都饒。久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家小隨住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於正家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逮至期。憑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

禮彌甚未敢遽從剏敢與知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偏徇
已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
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
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
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內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
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與非其
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中宮不可久
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強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
冊立王氏爲皇后嗚呼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
何憚弗爲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
命於心有不安焉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

冬十月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
在朝無敢公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
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
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
給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
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
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
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
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

此哉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給事中徽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附呵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搞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爲宮中莊田皇莊始此○議孔子號加天縱字寢之孔子道大德尊不在封號加字○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丘濬不喜之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詬盛勞擾南者時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懇地四千餘頃收麄細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粮不在此數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咸脩築之不數日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墜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先以石亨誅冒奪門功盡革者乃又羣囂訴乞復官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遂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墜者自太平侯而下皆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以定西侯蔣琬爲平羌將軍鎮守甘肅○虜阿羅出結亂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擢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知府

顒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前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冰明如鏡之謠邑介眞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曰清

官庶吏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壻朱驥等並還鄉○詔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先是兵書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起秉爲兵書竑掌都察院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疏稿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薦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疏以進翌日御批以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其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不報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廣東山賊流刼贛州龍南地方勑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選都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資按察使林鶚討平之○四川兩廣盜賊猖獗勑三省三司并總兵官見任住俸降爲事官戴罪殺賊改任者及累年巡按御史並住俸示懲戒○陞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恕至獲其巨魁散其餘黨俄內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虜酋奏求遣使往來不許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此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從之

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參政韓雍爲僉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兩鎮守官懦而不振諸蠻復叛朝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用兵兩廣兵書王竑薦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勑雍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鬬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教惟戰勝自戢故敎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於困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師平陽峒諸賊又進平脩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翔太子太保○進內閣陳文禮部尚書○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爲汀州知府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

賢疏以示賢賢大疑之適九卿會推寧爲僉都正爲兵部侍郎賢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爲兵部尚書尋改復工部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卿會推張寧岳正竑所薦也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效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

奬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效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

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萬

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九月浙江市舶太監福住以罪戒飭

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地方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不得逞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李顯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僅加戒飭而已

虜寇榆林塞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會孛來與毛里孩相讎殺遂退去

冬十月禮部請定哈密朝貢人數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阿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阿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勑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勑哈密王毋弩溫荅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十一月承天門成○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鎮守廣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興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搒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得隆毋擊登聞鼓稱寃。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陞福建按察使馬文昇爲南京大理寺卿。尋憂去○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奏求邊地交易牛隻農具。許之。乞賜蟒衣。不許○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陞授職事。不許○改庶吉士許禮等各衙門觀政

自正統以來。所選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散各衙門觀政。尋授南京各部主事。

刑部以各省賊情及水旱災傷。請停差官審錄。從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

官者○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
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
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
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
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
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
安危忘家狥國爲陛下效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
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
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鷹門偏頭一帶關隘疎略虜
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
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
時嚴查設有賫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
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
敢更乞於鷹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
智勇參將提督巡撫綏緝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
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
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
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
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
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平蠻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置武靖州○勑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道此寔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安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塾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請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不許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勑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哉宜別為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材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

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按王鑑斯言眞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叅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眞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又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有濟州衛典吏喬昺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勑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粮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夏四月倭奴忽至寧波矯稱進貢守臣請遣至京不許○

五月李賢起復降脩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

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敎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敎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華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于李賢以金華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敎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

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笑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員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

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臣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也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

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詞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朝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宜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服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靦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劉千斤平之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刼。急或拒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鬬。成化元年。流刼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適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賍。英懼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乃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

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宜撫鎮巡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安遠侯敎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鬬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死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

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矣。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朶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

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自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朶顏等衛。三種之胡遂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效於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

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䏲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遥震軍威矣從之○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頹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塹池報收歛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乏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後無患上然之遂勑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大學士李賢卒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固竊攘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開原守備右監丞韋朗失機。召還。鎮守太監李良保留。仍令守備開原。○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

蔡沉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江左陸翀之綜校